

畢彼特在荒野中喚醒生存本能



●電影遠赴新西蘭皇后鎮實景拍攝。

●畢彼特為電影擔任監製及主演。



在荷里活大片日益依賴視覺奇

觀與密集敘事的當下，大衛艾耶

(David Ayer) 執導的《狂野雄

心》(Heart of the Beast) 選擇了一條近乎逆

行的小徑：一架墜毀的小型飛機，一名前特種

部隊軍官(畢彼特飾)，一隻退役戰鬥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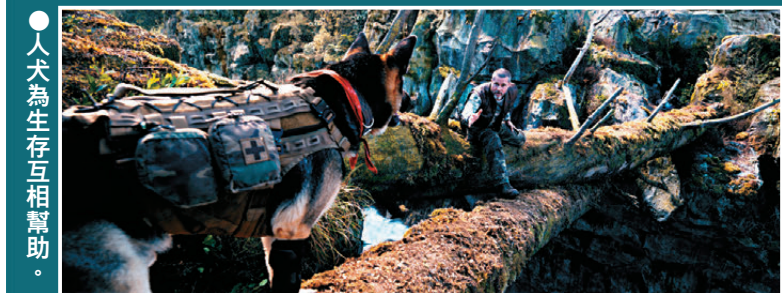
及阿拉斯加無垠的冰雪荒原。這部電影的野心

不在於征服觀眾的感官，而在於以最質樸的鏡

頭語言陳述當一切外在依靠被剝奪，人與動物

之間那份純粹的信任，是否足以支撐生命走到

最後？ ●文：徐逸珊 圖：洲立影片



●人犬為生存互相幫助。



●為了絕地求生，詹士貝蒙唯有對抗惡劣的自然環境。



●一場慘烈空難後，特種部隊軍官詹士貝蒙(左)和軍犬「奧丁」被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

畢彼特在《狂野雄心》中的表演，與他近年《F1 電影》中那種大銀幕魅力全開的路線截然不同。片中九成五的時間，他只有一個真正的對手戲搭檔——狗演員 Uber。他飾演的詹士貝蒙 (James Belmont) 是一位帶著戰後創傷症候群 (PTSD) 的前特種部隊軍官，退役後帶著同樣退役的軍犬奧丁 (Odin) 駕駛小飛機遊歷荒野，卻在一次意外中墜落阿拉斯加深處。

電影遠赴新西蘭取景

大衛艾耶指出，畢彼特在拍攝期間「全情投入於艱苦的野外環境之中，奉上一場格外真摯且充滿脆弱感的人性演出」。這並非客套話。整部電影幾乎沒有空間讓演員「表演」——當角色受傷、飢餓、體溫流失，畢彼特能依靠的只有眼神、呼吸和肢體的細微

變化。影評人形容這是一部「情感上殘酷的故事」，畢彼特在其中的表現「非常出色」，而某些場面甚至會讓觀眾忍不住遮住眼睛。這種評價指向的畢彼特不再是那個從容不迫的荷里活動作英雄，而是一個被自然徹底剝去所有武裝的人。

大衛艾耶與畢彼特繼 2014 年《戰逆豪情》(Fury) 後再度合作，相隔超過十年。如果說《戰逆豪情》展現的是大衛艾耶對戰爭群像與密閉空間的掌控力，《狂野雄心》則是他將那種壓迫感壓縮到極致的嘗試。電影遠赴新西蘭皇后鎮實景拍攝，以替代阿拉斯加的極地地貌。

一位評論者將這部電影的美學形容為「簡單的美」——「一個演員、一台攝影機，和一隻狗」，導演坦言，「因為根本沒有空間隱藏任何失誤」。這種極簡主義並非廉價，而是將所有注意力強制集中於人與狗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與環境之間那場不對等的較量。視覺上，預告與劇照呈現的是一種近乎黑白質感的粗糲美學，角色被縮小為廣闊自然中的渺小剪影，步槍與背包在煙霧、樹木與岩石的襯托下顯得微不足道。當代荷里活很少有一部 A 級製作敢於如此「留白」，將敘事的重心完全交給空間與沉默。

兩者在絕境中互相攙扶

《狂野雄心》最入心的無疑是詹士貝蒙與奧丁之間的關係。兩者都帶著戰場留下的創傷，都曾在某種意義上「退役」，卻在荒野

中被迫重新面對生存的本能。這不是一部關於「主人拯救寵物」的電影，而是兩個受過傷的生命體在絕境中彼此依存的過程。《狂野雄心》主要演員有畢彼特、JK 西蒙斯、安娜蘭貝，電影片長僅 101 分鐘，這在當代動作片中近乎罕見地精煉。它不試圖用冗長的鋪陳換取情感回報，而是將所有重量壓縮在墜機之後的每一刻。這部電影的「小」——人物少、場景集中、對白精簡——恰恰構成了它在大銀幕上的「大」：當你與畢彼特一同被困在那片白色荒漠中，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腳步陷入積雪的聲音，都會被音響系統放大為一種近乎生理性的體驗。

大衛艾耶此前以《自殺特攻：超能暴隊》(Suicide Squad) 和《邊緣特訓》(Training Day) 等片建立了緊張、粗糲的風格標籤，《狂野雄心》則將這種風格收束到看着一個人與一隻狗在風雪中互相攙扶時的真正重量。



●畢彼特同導演大衛艾耶合作無間。

《醒來》展現溫暖的人性底色

《醒來》改編自同名小說，是由趙寶剛、劉心剛執導，古力娜扎、馮紹峰、江疏影、歐豪領銜主演的一部諜戰題材劇。故事從 1941 年冬，中共地下黨員李木勝在杭州身份暴露，在臨終前他將手裏保留著一批重要膠卷，其照片裏是揭露日軍「沉睡計劃」的位置，為了送出去，李木勝託付給學徒照相師陳開來 (歐豪飾)，希望代他赴上海交到同志手中。陳開來在逃離和躲避中遇到落難舞女金寶 (古力娜扎飾)，兩人於是結伴赴上海，意外捲入「汪偽督查大員」蘇門 (江疏影飾) 與 76 號頭目明爭暗鬥。在經歷貪墨案、跑馬場刺殺案等事件接連發生後，陳開來憑著機敏終於與代號「蘇堤」的地下黨員沈克希 (梁潔飾) 接頭，完成了情報交接。

經此一役，地下組織發現陳開來具有觀察力，遂邀他協助分析照片線索。在面對 76 號、日軍的壓迫及軍統的圍追，陳開來在地下黨員蘇門、趙前、沈克希等人引領下擺脫重重危機。在此過程中，陳開來完全蛻變「醒來」，最終粉碎敵人「沉睡計劃」，成為一位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導演趙寶剛表示，原著小說雖提及照相師，卻遠未如劇中這般充分展開。劇本修改過程中，發現平時看到的歷史樣貌大多通過圖片留存，他佩服那些在戰火中舉著相機的人，於是與編劇商議：將照相師作為該劇最核心的支點，以「照相」發展成一條貫穿性主線，陳開來就是記錄時代的人。

在敘事方面，刻意弱化了單純依靠情節反轉推動故事的方式，更關注人物關係和情感積累帶來的戲劇力量。這種手法讓看慣偵探情節的觀眾不太適應，但正



▲▲《醒來》劇照 網上圖片



如劇名所寓意的，作品呈現的是一個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際，如何逐漸看清方向、完成自我確認、一點點醒來的過程。該劇摒棄了扁平化、臉譜化的角色塑造，注重在時代局限性中展現人物魅力。陳開來在一次次抉擇中摸索前行的方向；遊走在繁華表象與危險邊緣的舞廳皇后金寶，外表隨性灑脫，內裏蘊藏着十足的堅韌與正義感；馮紹峰飾演的杜黃橋，是一位偽裝雙目失明的琴師，看似沉靜低調，但身上的氣場卻藏不住。這些角色跳出了單一人設框架，需要演員在複雜的心理狀態下拿捏人物的內在張力。馮紹峰都能一一拿捏，成為劇中的亮點之一。

《醒來》在保持高密度懸疑節奏的同時，還將筆觸深入人物內心，以錯綜的情感關係與命運抉擇，拓寬了諜戰題材的表達邊界，也為冷峻的諜戰較量添上了一層溫暖的人性底色。多重情感線索與諜戰主線深度纏繞，讓這場充滿未知的暗戰，多了細膩動人的人性溫度。

●文：光影俠

《空槍》朱一龍親身演繹被虐戲



●在戲中，朱一龍與衛詩雅聯手犯案，劫取巨額錢款。

導演韓延憑著 2006 年畢業作品《套子》獲得法國電影同盟短片大獎金獎，隨後，以《我們一起搖太陽》贏得第 37 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該片繼前作《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之後推出，是韓延「生命三部曲」的最終章。

《空槍》由韓延執導，黃金演員陣容包括百花獎、金雞獎等最佳男主角朱一龍，長春電影節「金鹿獎」最佳男演員檀健次，金像獎影帝梁家輝，以及三位金像獎影后惠英紅、葉童及衛詩雅等。電影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為背景——經濟起飛、文化輸出、內地年輕人嚮往香港的年代。

故事設定於一個「遍地黃金」卻秩序崩壞、犯罪滋生的城市，悍匪、資本家、警探三方角力，從基層高攀上流，挑戰道德底線，一粒子彈決定命運走向，一念地獄、一念天堂。火花四濺，節奏緊湊。打工仔萬梓強 (朱一龍飾)



●李施嬅(右)飾演香港警察關蘇辰。

渴望翻身，結識空姐駱嘉苑 (衛詩雅飾) 後，兩人聯手犯案，劫取巨額錢款，從而捲入富商陳輝延 (梁家輝飾) 與警方的漩渦之中。內地警察亢宏剛 (檀健次飾) 與香港警察關蘇辰 (李施嬅飾) 聯手追查，正邪對決一觸即發。電影復刻九十年代香港街景、霓虹燈牌、老式商場、茶餐廳、豪宅宴會等場景。電影配樂選用多首九十年代經典金曲，令觀眾一秒回到黃金年代。

這是導演韓延第二次跟朱一龍合作，他表示《空槍》是一部靠一個人物成長變化去推動的電影，對於來自武漢的朱一龍而言，要說粵語是很難的一件事，朱一龍為角色特別花多個月學習廣東話之外，在拍攝難度動作及被虐戲均親身上陣，當中面對角色被執行家法的多項酷刑，包括赤身被綁綁倒吊、被施以「水刑」浸水沒頂，還有更慘不忍睹的施刑，都不負導演所望。難怪導演韓延坦言，朱一龍是他心中的第一且唯一人選，直言：「他不演，我也不拍了。」

在一次訪談中，檀健次表示他勇於挑戰各種角色，感謝導演找他演《空槍》，拍完《空槍》之後覺得自己膽子更大了。朱一龍則表示什麼類型或人物角色並不是很重要，想要不設限而再突破自己。主創團隊被問到假如不做演員等文體行業，朱一龍表示他想當律師，



●朱一龍拍被虐戲不負導演所望。



●梁家輝飾演富商陳輝延。

因為自小看影視作品時，覺得律師很帥及維護正義。至於從小到大都只想著當演員的檀健次，「硬要說的話可當老師吧」。之後矛頭指向導演，韓延竟然說想開個小賣部，就是想足不出戶，餓的時候隨時可吃，夠搞笑。

韓延相信用真誠的東西創作，觀眾會得到感動、觸動，並表示這是他一直追求的方向。票房收入 6 億多元人民幣的《空槍》，演員全廣東話原聲對白，9 月 25 日於香港上映。

●文：蕭瑟 圖：石榴影業